

唐宋古刹遗竹帛

王继祖
王琛

3 古关帝庙之名寻究

从钟楼街中段路南的无名小巷“老鼠窟”（“老鼠窟”从来没有成为正式街名，它只是太原市民的一个口头称谓），向南行不足百步，便有一处新修不久、修旧如旧的古庙宇，太原人叫它“古关帝庙”。太原府城中的关帝庙太多了，地方志乘中记载有27处之多，其中，最著名的有两座：一座是位于庙前街北端的“大关帝庙”，因其建筑规模大，占地面积大，为27处关帝庙中之首，故曰“大关帝庙”；一座位于西校尉营北端，背依钟楼街，因其创建时间最早，在明初太原城扩建之前，已在宋、金、元太原城中享飨香火有些时日了。经古建筑专家和文物管理部门确认，最晚在元代已经创建于此，是明清时太原府城中遗存最为古老的关庙，所以得名“古关帝庙”。

山西著名历史学教授郝树侯先生在其代表作《太原史话》中是这样简介“古关帝庙”的，他说：

（古关帝庙）约系宋建，或者还是唐明镇所旧有，都有可能。现存的庙为元朝重建，元碑虽然剥落，但“重修关侯庙记”的石碑头，还保存着。这庙经过明、清的几次重修，现正殿结构，仿着宋建形式，上复绿琉璃瓦。殿内原有关羽坐像，已于1959年6月拆去。后寝宫关羽夫妇像，现尚保存其旁有十二侍女塑像，和晋祠圣母殿侍女塑像相似。只是面部丰满，显现于元朝的艺术风格。

郝树侯先生关于“古关帝庙”的这段记载，应该说是迄今属此庙最详实的资料。现存的诸种太原府、县志都没有如此详细的叙述。从这段文字的“字里行间”，我们可以发现，先生曾在20世纪50年代亲临“古关帝庙”，见到过古碑“重修关侯庙记”的“碑首”，看到过已经“剥落”的元碑，目睹过当时“保存”尚好的“后寝宫关羽夫妇像”以及“十二侍女塑像”。

此载，传递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：所谓古关帝庙，并非此庙的原名，而是多年的习称或俗称。元碑文字虽已“剥落”，但还有一碑首“石碑头”，当时依然存在，而碑首上的“重修关侯庙记”六个字，告诉世人这座习称“古关帝庙”的关庙，其正名最早应该是“关侯庙”。这似乎应该是千真万确的、真正的元代关庙之前的名称。所谓“古关帝庙”，是习称也罢，是俗称也罢，那只能是产生于明万历年之后的事，在万历年之前绝不会有这个“习称”或是“俗称”。

我们这样说，既非主观臆测，也非人云亦云，而是有其历史依据和文化传承为证的。首先，关羽的第一个封爵“汉寿亭侯”，乃得之于其暂归曹操时，“斩绍良将颜良”之后，因军功“操表封羽为汉寿亭侯”。这个“汉寿亭侯”之爵，“汉寿”是地名，“亭侯”是爵名，所谓“亭侯”在当时并不是什么显赫的爵位。所以，郝先生目睹的古碑“碑首”名其“重修关侯庙记”。所记之名“关侯庙”，乃得之于关羽被封的“汉寿亭侯”之爵，是此座古庙的真正原名，名正言顺，源流清晰。

其次，关羽此公，出身草莽，勇杀“凶虎”恶人，为民除害；忠于“先主”刘备，矢志不移；义释“恩人”曹操，光明磊落。关羽的这些忠勇义行，被历代封建统治者、被历朝江湖侠士豪杰、被历史上的芸芸众生共举为“忠义勇”的理想化身，成为突破阶级、阶层的，社会各界所共有的精神寄托和向往。于是，庙堂之高，江湖之远，教派之中，纷纷为其修庙宇塑金身，遍及华夏各地，海外域中，历千百载而不衰，成为一种极普遍的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。

综观历史，南朝陈、隋之际，开始有“关庙”出现。宋之前有“关侯”之称，宋、元之后有“关王”之称，明万历之后才有“关帝”之尊称。太原的“古关帝庙”，既是元代产物，只能有“关侯庙”或“关王庙”之名，而不应有“关帝庙”之名，理由和依据很简单，关羽之帝名的尊称，是万历皇帝明神宗所封，全称是：“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”。之后不久，万历皇帝还觉得不爽，再加封为“协天护国忠义大帝”。于是，世间才有“关帝”之尊称，“关帝庙”之庙称。在明万历年之前的“关庙”，只能有“关王庙”“关侯庙”的称谓，而不会有其他。在宋代之前的“关庙”，只会有“关侯庙”的称谓，也不会有“关王庙”之称。关羽的“王”号，是宋代加封的“武安王”，元代元文宗又加封为“壮穆义勇武安显灵英济王”。太原的“古关帝庙”，如果真如郝树侯先生所说，“系宋建，或者还是唐明镇所旧有”，那么，它的名字一定会是“关侯庙”，因为关羽的“王”号是北宋的末帝徽宗所封，在此之前，关羽之庙虽启创于陈、隋，但宋之前关羽只有一个封号“汉寿亭侯”。

当然，“古关帝庙”在元代重建或重修后，便可以更名为“关王庙”了，因为宋末关羽有了“武安王”之封，元代又有了“英济王”之封，给重修之庙更名完全可能，由“关侯庙”更改为“关王庙”有何不可。更为关键的是，当郝树侯先生发现古碑之“碑首”有“重修关侯庙记”之文后，引起他的深思遐想，以“汉寿亭侯”之“侯”与“重修关侯庙记”之“侯”的因果关系，而产生的认识：这个古关庙，或许“系宋建，或者还是唐明镇所旧有”的判断。如果这个判断真能成立，多年习称的“古关帝庙”，便有可能是“唐明镇旧有”之庙。因为唐明镇是唐代古镇，军国要地，建古关庙以壮军威，激励士气，也是有可能的。当时能叫什么名字呢？只能是“关庙”或“关侯庙”，古代“碑首”名“重修关侯庙记”，不正说明当年的古庙叫“关侯庙”吗。如是说成立，此“古关帝庙”初创久矣。如是说成立，此庙最早当名“关侯庙”，元代重修后，会更名为“关王庙”，而到明万历之后就可能再更名为“关帝庙”。庙创既久，代有修葺，成为太原城27处关庙中年代最为古老的关庙，所以才会有“古关帝庙”之习称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还原历史真实，留存发展轨迹，我们真的应该尊重历史，还其正名，郑重其事地把这座有幸遗存的古代建筑，复名为“关侯庙”或“关王庙”，完成一个很有意义的、真实的“文化事象”“社会事象”之传承。



4 西泰山庙拾零

明代之前，太原府城只有一座泰山庙，当时环城十里的太原城，东门正街的中段，已是太原城的东半城，在城之东畔，建东岳泰山庙，首先有着方位方面的意义。明初洪武九年，太原城扩建之后，又陆续出现了三座泰山庙，所以清初的康熙《阳曲县志》说：“泰山庙，祀东岳泰山之神，城里关外共四区（四处）。”关厢之外不去赘述，城内两座，均在西四牌楼至红四牌楼的城中东西大通道上。位于钟楼街中段路北的明初扩城之前已有的泰山庙，因在大通道的西部，习称“西泰山庙”。扩城之后新建的泰山庙在大通道上马街东段，故称东泰山庙。城中父老言，东泰山庙大，人寡；西泰山庙小，火旺，实际上是说西泰山庙香火旺。这并不是说有什么神秘原因，只是因为西庙在繁华闹市，东庙在城中僻壤，如此而已。

一座城里弄下两座泰山庙，有何说道，不得而知。很可能是西泰山庙创建于宋金元时代，庙小而失修，所以扩城后，在新城的东部建一座新庙以取代旧庙，待旧庙自灭之后，新庙自然取而代之。否则一座城里建两个同样的庙，从道理上有些不通。这只是臆测，给个念想的思路。

细读康熙《阳曲县志》，关于西泰山庙的记载，个中有些弦外之音。县志的主修者、知县戴梦熊认为：“祭祀止（只）宜设坛立主（神祇牌位），岂宜建为庙宇，妄为形貌，而仍用已革妄诞之号乎？且又别为寝宫，妄为夫妇，不知又以何山为配？讵非妄诞中之妄诞者乎？”一连三问，明明确地提出“泰山庙”不合祭祀规矩，不应盖庙，只设祭坛立神祇牌位即可。塑东岳之神像，用国家已经革除的神之诞号，而且妄造寝宫，妄造夫妇，都是荒诞中的荒诞。这实际上是清朝入关之后，对明代祭祀惯例和传统规矩的革除，所以，进入清代之后，太原城的泰山庙官家不再过问，也不修葺，这才是泰山庙日见日衰的主要原因。

从康熙县志的载述中，可以见到当年西泰山庙不仅有主殿，还有寝宫；不仅有东岳大帝塑像，还有东岳大帝夫妇的塑像。有了主殿、寝宫，配殿自然是少不得的，而且行祠的出行图和回宫图，自然配于东、西两厢。不仅如此，西泰山庙中还有“十代阎罗”之殿与“塑像”，可见规模还是很宏伟的，至少应有两处院落之大。

在新编修的《太原市志·文物》中，也有一段百余字的泰山庙简介：“泰山庙，位于太原市酱园巷。建创年代无考，原址在路东，坐北朝南，民国初年拆除，民国三十年（1941）于路西重建。庙坐西朝东，四合院建筑，有殿宇26间，占地面积395平方米。正殿为上、下两层，面阔为五间，硬山顶楼阁建筑，出檐有廊，存民国碑一通。”

这段出自今人之手、对民国间重建的泰山庙的简介，言可谓简矣，但意却不赅，有些地方经不起推敲，有些地方语焉不详。比如，明清的多种府县志，明明确确说泰山庙在钟楼街上，在钟楼对面，与钟楼南北相隔一街。但新修市志，却说“泰山庙”在“酱园巷”，“建创年代无考”，“原址在路东”，这该如何理解？酱园巷是一条东西向的小巷，怎么会有“路东”“路西”之说？全文没有一处明讲，这条路的路名是酱园巷，还是二市场，还是钟楼街。如此简介，简到让人不知所云。

好在这段文字讲清了西泰山庙在民国初已被拆除，近三十年间无人问津，成为中和市场餐饮小馆、特色风味小店群集的市场；讲清了后来再现的西泰山庙，“是民国三十年重建，坐西朝东，四合院建筑，有殿宇26间，占地面积395平方米”，“正殿为上、下两层，面阔为五间，硬山顶楼阁建筑，出檐有廊，存民国碑一通”，为后来人追寻故事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线索。

